

崇祯辞庙录

说自律

读书要缘分

人命至重

佛性文笔

由《中国历代通俗演义》所思

弈事琐记

我的父亲

二月河写在历史边上

随性随缘



二月河 著

凌 晓 编选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隨性隨緣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随性随缘/二月河 著;凌晓 编选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11.10

ISBN 978-7-5354-5095-1

I. 随… II. ①二…②凌… 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63019 号

策 划:刘学明

责任编辑:何性松

装帧设计:徐慧芳

责任校对:陈 琪

责任印制:左 怡 包秀洋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87679300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荆州市翔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700 毫米×1020 毫米 1/16

印张:20.75 插页:2

版次:2011 年 10 月第 1 版

2011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

字数:251 千字

定价:29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辑贰

- 关于成才——我个人的一些感悟 / 91
文学谁当家 / 94
对盗版的回答 / 96
读书要缘分 / 99
戏说戏 / 102
由《雍正王朝》热播所思 / 105
小说妆扮 / 108
随想走笔 / 111
公民意识，流氓皇帝种种 / 114
自鸣不得意处 / 117
写稿的思索 / 120
我认识纪晓岚 / 122
金庸被虫咬？ / 125
古今卖友记 / 127
“贰臣”文人洪承畴 / 130
“跳梁”文人 / 134
盘点我书中的“爱情” / 138
美学二议 / 142
《康熙大帝》一书的定名 / 144
随缘读书做学问 / 148
心离“大家”远 / 150
文人无行 / 153
一件事所思所议 / 156
雍正的形象建立 / 159
作文的作文 / 162
寄语读者 / 164



宝钗的“生日”风波 / 169

宝蟾因何斥香菱 / 171

佛性文笔 / 173

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/ 175

果敢强烈的一“试” / 177

何不休了她 / 179

贾府小小变色龙 / 181

贾芸送礼 / 183

钱怎么用才对 / 185

情节的效应 / 187

“情”与“理”之纠纷 / 189

深谙世故的薛姨妈 / 191

什么东西虚伪？ / 193

贴在红楼墙壁上的谜画 / 195

王熙凤排斥林黛玉？ / 197

续不上的情节 / 199

怡红院夺宠一幕 / 201

意外爆发的抗争 / 203

赵姨娘的法术 / 205

这一针刺下去 / 207

最厉害的东西——礼 / 209

写给田永清将军 / 211

寄语吴欢 / 213

怎一个“敬畏”了得 / 218

——为《曹雪芹》出版作

由《中国历代通俗演义》所思 / 220

故事《围棋杂志》 / 227

《爱人》寄语 / 230

为《别廷芳传》写 / 232

寄语洛阳 / 234

给勇满然《中华古梅画谱》序 / 237

《月照上人禅画丛集》序 / 239

卧龙岗上灵石不言 / 243

肆



马来西亚纪行手札 / 247

我和女生 / 266

记母亲入伍 / 268

母亲墓道前的沉吟 / 270

我和我的编辑 / 274

老乔的话没人打断 / 277

马兴焕素描几则 / 280

围棋香火盛 / 290

弈事琐记（上） / 293

弈事琐记（下） / 296

母校两个班主任老师 / 299

致老师的一封信 / 304

我的父亲（一） / 307

我的父亲（二） / 310

关于我的父亲二月河/凌 晓 / 317

辑 壹



崇祯辞庙录

社会生活在推演迈进，自然，我们的思维也在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。就计算时日而言，比如说，三月里，问：“今日几日？”

倘是建国初，无论城乡，大致都会答“十九了”。后来演进了，在乡里仍答“十九”，那是不必想的，如果在城市，年轻人都会不假思索地另说一个字面全不相干的日子——那是阳历。至于现在，大致无论城乡，都说的另一个数字，谁也不会记得“三月十九”。

然而我们的历史仍旧记着，“三月十九”。是甲申年李自成攻进北京的日子，说的当然是阴历。由此一日，向后推进不到两个月，中国发生了几几乎三个朝代的巨变与更替，其惨、其烈、其速度、其奇特、其……在二十四史中独特而孤立。

关于崇祯皇帝的“这一日”是怎样过的，正史的、野史的、私史的有不同的版本说法。大致可以这样表达：夜半时分，李自成的围城部队开始发动总攻。沉闷的炮声震撼得北京九门簌簌发抖。是太监们打开了城门杠闩，农民义军如潮水般涌进北京。他们开的哪座门？记不得了，但可以肯定，放了敌人进来的，正是平日须臾不离左右的身边人。

但崇祯此刻顾不得想这件事。他下令撞景阳钟——这钟自明开国以来似乎就不曾响过，本来就是虚设给百姓告御状用的，这时派上用场：用来召集文武百官入朝。他要开会议什么？没有明确记载，当此时我们能想象到，这位性格刚愎的皇帝必定早已准备了许多毒酒或武士刀剑之类，准备集体自杀。如果是这样一个结果实施，可预测的后果是：铸成大明临终的壮烈形象，激动全国“义

士”对李顺王朝的敌忾之仇，为将来的复辟作出强烈的准备。然而这一点想头没有实现。因为，撞钟归撞钟，文武百官没有一个人报到。

崇祯开始杀宫人。怎样杀法已经知道了。大概的做法应该是用侍卫、护卫杀太监，命这个特务机构杀那个特务机构，给不同的特务机构下达同样的旨意——放火，烧文件，烧字书，砸古董、玉器、珍玩之类……崇祯自己，则杀宫中女眷，包括他的女儿——公主们。一边用剑砍杀，一边说：“谁叫你生在我家！”这一句，是成了千古不朽的名句的。杀到尽兴时，怕是已到凌晨了。这一夜，在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故宫中，恐怕是死人最多的一夜。仅在紫禁城中，原有的太监、宫女就有一万余人，加上宫眷与护卫武士数量也不少。十九日的冷月可以照见他们这一群死相，但我思量，逃命出宫的怕也不少。

故宫所有的门都是九排钉子。唯独东华门：八排。这一点蹊跷，让人莫名其妙。据传，崇祯皇帝大杀宫人之后，是从这里逃出去的，这门没有负起“护驾”责任，被后世皇帝撤去一排钉子。我们所知道的，清室王公大臣，正宗朝会是从午门的左右侧门入朝，平时入朝则是由西华门“牌子”。东华门则只是宫中采购鱼肉、进柴炭、水、米，向外运人粪之类用的，由此也可想一些人事心理，传开恐非子虚。可以肯定的是，杀人杀得手脖子酸痛的崇祯到此时还没有自杀的念头。那时他会想，春风吹东风，朝中亲信、外戚、贵臣都在东华门外，撞钟兴许是听不到的。逃出宫来他便奔这一带，挨家挨户敲门求容。可惜的是，没有一户开门的，全部“聋了”，钟声听不到，敲门也听不到。

在此情况下，才有了后世皆知的煤山自尽。那座山我去过，不算高，但可以鸟瞰他的皇宫。那株树我也见到过，弯弯地向前伸出在坡上，很适合上吊，他当时什么心情，他没有说。大约不好。

今年癸未，明年就是甲申。算阴历就这样算。很多事，虽与我们不相干，但值得追味的吧。

雍正与术士

《雍正皇帝》一书中表述一人物贾士芳，能呼风唤雨捉鬼擒妖，并有种种超自然的法术手段。该书在出版后，大受读者青睐之余，也因此受到许多读者批评。学者们自不待言，以为此种描写有违现实，不伦不类；普通读者也有非议，以为如此“现实主义”的社会生活不应插入鬼神魑魅之说。待到《雍正王朝》电视剧播出，里头有个披头散发形若魑魅的道士，一脸死样活气妖精味儿，我没看清是谁，经朋友指点“那就是贾士芳”。当时正在吃饭，我书中贾某人在电视剧里这般形容又大出意外，逗得一乐，差点“喷饭”。中国是个崇拜寿星的国度，生活质量倒不大讲求。释家讲色空，讲轮回，那讲的是什么？讲的是生命的转换与延续，是一种“永恒的变化”，植根于“空”与“寂”之中。道士们说性命，谈虚冲，则来得更直接：当是肉身可以成仙，丹炉九转大道既成，“一人升天，鸡犬相随”！这也是个说不到头的题目。儒家尊崇的是孔孟，是治世的显学。这个学问偏重于政治治理，因为从盘古开天辟地而后，毕竟那些个腾云驾雾，长生不老的神仙不曾真的现世一个，只留下许多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传闻疑案，孔老夫子很务实也很智慧地回避了这一论题。“子不语怪力乱神”，“六合之外存而不论”——未知生，焉知死？我们连活着的问题都解决不了，还要去管死后的事？这事儿我不谈，无可奉告。很有点外交官对付记者的格调儿了。

但皇帝也是人。我敢说，人里头最希望神仙境界，最希望自家成仙长生不老的就是皇帝了。这道理并不难透窥。权柄、荣耀、金

钱、美女、宫室、臣僚、子女、玉食、锦衣……要什么有什么，物超所值的享受了，缺的只是永恒。睡板房的人力车夫，做梦也会想到能娶个女人做老婆；捡垃圾的小女孩，顶多希望有人能扔点可以卖钱的破烂，绝不会把念头转到“长生不老”上头去。这件事有点像研制永动机，明摆着的现世生活中不可能，但仍旧有人要搞下去。愈是当官的，愈是官做得大的，便愈是期盼长生，更遑论皇帝了。所以从秦皇到汉武，一直到明清，阿房宫未央殿中，紫禁城这把戏几乎一直没有停过。现在报上炒得火热，说破解了人类基因密码，大家寿命可达到一千五百年——彭祖乃天地间长寿之祖，也只寿八百年。这个“成就”还了得？但我闭目去想，这世界也不得了。将来是多少人口？几十亿千年老妖精遍世界跑，是何种光景？但再想又释然，真的那般样？准是克林顿和普京们先“基因”一家伙，到老百姓时，还遥遥无期哩！

雍正信佛，而且是大师级的（圆明）居士。佛家讲“缘”讲“寂”，即是圆寂，也是“死了”。讲轮回因果报应，是不讲“肉身升天”的。但他似乎不能免俗。他希望自己长寿，而且要活得结实些，佛家毕竟太慢且太虚渺了。他的身体状况又出了些问题，“烧香请鬼”招来了一个叫贾士芳的道士。然自汉唐以来，历代天子，皆以尊儒治世标榜，其间或有兼用释道的，或灭佛，打得和尚们魂不归窍；或毁道，揍得道士们发昏，还没有哪个皇帝说孔子的坏话“谤圣”的。孔孟之道作为堂堂正正的治国理论，一直有着“定于一尊”的地位不可动摇。因此，“佞佛”也好，“访道”也罢，都只能偷偷来——他也晓得这不是什么体面事。对于自己信佛，他巧言令色说是为了“补于人之身心”、“然于知天下之道实无裨益”，甚至“试问黄冠缁衣之徒，何人为朕所听信优待乎？”

这就是睁着眼横着心愣说瞎话。文觉和尚一干佛门禅师沙弥就长住在宫中。他未登基前指使戴铎等门人，遍求江湖异人测字打卦求问将来，用双层夹壁箱密相传递，这还可说是病急乱投医。他继位后却仍秘密地不停地干，这就是说，他心里真的是不但相信，而且很认真地进行这种事。雍正七年二月，雍正朱批陕西总督岳钟

琪，令秘密查询终南修行之士“鹿皮仙”（又名“狗皮仙”），岳钟琪不敢接近这红炭团，回奏“这人是个疯子傻瓜，一点道术也没有”。当年他又接见白云道观贾士芳（又名贾文儒），但可能二人都有戒心，赏了点银子就打发他走了。到雍正八年，他干脆发了一道谕旨，命地方官征访名医或精于修炼之士，给四川巡抚宪德的亲笔谕旨说：

“闻有此龚论者，可访问之。得此人时，着实优礼荣待，作速以安车送至京中……不必声张招摇，令多人知之……”

总督李卫、田文镜、鄂尔泰、山西巡抚罗石麟、福建巡抚赵国麟等人处都有他的征访“异人”密谕，由李卫、田文镜密荐。雍正八年，贾士芳再度入宫，并且露了几手，大蒙雍正激赏。从这些资料看，雍正的身体自七年以后已经出现了问题。但贾某人这番得宠好景不长，只两个月就身首异处。原因据留下来的资料来看，贾士芳操纵雍正的健康，“伊欲令安则安，伊欲令不安果觉不安”——这样的本事谁不害怕？再就是贾士芳口出“背逆之言”，祷词中有“天地听我主持，鬼神听我驱使”等语，而且屡教不改，雍正觉得他的邪佞也不可容忍。

小说中的贾士芳就是根据这些资料“形象”出来的。其中当然也灌注了我对这一现象的看法。我以为：一、特异功能是存在的；二、用它来行道治世是荒谬的。这好比人，发了高烧就易见神见怪。社会生活“发了高烧”，也会出来些个异能奇技的家伙来跳梁作怪。“搞鬼有技术也有限”，鲁迅这话千古无疑。

儿子与位子

中国人比西方人，最看不开的便是“香烟”承继的事。北方人家生产，哪怕只是三斤重的男孩畸胎，人们道里相传会说“xx生了个大胖小子”，倘是女孩儿，就是九斤重，也是那么嘴一撇“是个小丫头片子”——这当然是早年的事了，现在虽也还有类似的事，也是“非典型”的顽固分子还在坚持就是了。

这是彼时的情理。孔夫子说过“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”这句话，我在一所大学调侃过：这一定是气话。因为这个话没有理论支持，和他老人家那一整套仁义礼智信的人伦学说没有实质上的联系，突兀地，冷不丁冒出这么一句，很可能是孔老师昨夜受了师母的气，上了讲台还在生气，发牢骚骂人。他是个述而不作的人，说什么话都由学生忠实记载，由此传了下来。后世的一代代经学家诠释，理学家剖析发扬愈弄愈大，愈弄愈极端、尖锐，竟酿成无数终天之恨，无尽人间之悲。

我想了想这件事，其实是暗合了中国的财产继承的传统——闺女是要“出门的”，结了婚便是“人家的人”，娘家的田产房屋，动产不动产，是没有她的份儿的。这只要稍加注意就是晓得了，穷得连穿裤子都成问题的人家，不会很在意生男生女，愈是往上的大户人家，便愈是在这上头想不开，钻牛角尖。山东孔府是千年世家，改朝换代改不掉“衍圣公”这个铁帽子爵位。因此衍圣公是世袭的。若衍圣公无子，那么族里就会另推嗣子申报朝廷批准。有一代衍圣公竟真的遇到了这问题，他死了，衍圣公夫人按规矩必须退出公府，偏是侧夫人怀孕未生，倘生男孩，公夫人便可免去这一

难，因此她异常紧张，连日闭门告天祈福。等到侧夫人产下一男，生产的没事，公夫人一口气松下来，竟致昏厥过去。

大户人家、王公贵族，尽管是“铁门坎里出纸裤裆”，什么事都荒唐拆烂污，唯独这件事，谁家也不肯马虎，辨得极认真的。说到帝王家，那就更复杂，更纷乱，更尖锐，不但有后继的事，还有争嫡夺位的事。宋太祖死得不明不白，有所谓“烛影斧声匣剑帷灯”千古谜之说。后世也是一代一代依样画葫芦。为争太子嫡位或冒或隐或“微妙”或直截，打得头破血流，争得殚精竭虑，疲惫欲死。说起来，他们也都是人。大致上也都受到当时最高的学养教育，并不是不识情，不知理，实在是大利当头，关乎他们生死荣辱穷通贵贱的事，不得不争。

这件事“正规的”是从秦始皇起。嬴政不愧“始皇”，什么事都从他开始。前头列国也不乏父子相争诸子搏命的，但那是“小局面”，秦是统一了华夏中国，车书万里一同，度量衡统一，自他而始。但他的两个儿子胡亥和扶苏夺位，胡亥作为第一位夺嫡的胜利者，和他老爸那制度一样为天下后世垂范。

所以每一代皇帝上台，考虑的“最大最大”的政治是两件事，一件是“死了以后怎么办”——一登极便修陵墓。因为他晓得“富有四海，贵为天子”，活着的荣耀权势是铁定了的，死了之后到地下，也要和活着“差不多”，这么着才能叫“永远”；第二件是选继承人。

这件事可就复杂许多了。这不但是“死了以后怎么办”，还有一个“活着时候的安全感”的问题。如若这皇帝只有一个独生子，那就别无选择。哪怕这小子是混账王八蛋傻瓜白痴，也是“自家儿子”，定死了的太子位子是要给他的。儿子多，这事便麻烦了，选谁来当太子，怎样选，几乎是每个皇帝都头痛的事。

大致上有三种传统的做法：立嫡、立长和立贤这三种。“立嫡”很简单，哪个是“正宫娘娘”生的便是哪个；“立长”也简单，哪个儿子年纪最大——一般而论，岁数大一点，社会经验多，统治术也熟练一点——就是哪个。“立贤”最好，这谁都知道。但

那是天下、对治理臣民而言。对皇帝，对宫廷安定，对朝局稳定，对大臣们来说，立贤倒是一件最麻烦最可怕的选择。都是龙子凤孙，谁贤？谁不贤？投准了票固是一步登天，一旦投错了票，新君不是你当初选的“贤”，这辈子还得了？因此“立贤”这话，不过说说而已，皇后只要有儿子，别的人休想染指。因此我看史书，常有皇帝生时“天日之表”、“红光满室”诸话头。说不定便是当时舆论宣传的导向呢！

历代就是如此。汉代立太子，除了太子，皇帝的其他儿子裂土封王。刘邦他这样想——给儿子们一个“国”这么丰厚的待遇，各自都去过“独立”生涯，就不会去觊觎太子的皇权，谁料不久就闹出“七国之乱”，同是王，一个爷娘祖宗，没鼻子没眼打起来。有鉴于此，除了晋代，皇室都有制度，叫“不得非刘而王”。封王，一是你必须是天皇贵族，是皇上的儿子；二是即使你是儿子，封王也不给地盘、人民。储君只能有一位，其余的给政治待遇，给“食采”，给钱养起来，只许你过“好日子”，不许你动野心打太子的主意。

这样措置，太子的位置一般比较稳定。如无特殊的政治情况，太子能够平安登极。但也有毛病，就是那些儿子们既有闲又有钱，又不许做事，一个个都比猪还蠢一点。穷奢极欲之外，拼命生孩子，朱元璋的第二十三子朱桂封在南阳二百多年，明亡时，南阳朱姓子孙封到轻车都尉的就有三万余人。封在洛阳的福王，家中金银财宝垒如山积，李自成攻洛阳，危城孤立将士拼命之时，不肯拿出一分钱激励守城军队，结果城破人亡，所有的钱都被李自成笑纳了。

这种情形到清代有了较大的变化。清代也不给儿子们封土。但不许儿子们闲着，皇帝指定“差事”，也就是指定工作给他们负责，有的是“常务”，有的是临时派定，由太子总起来负责。这当然是接受了前代帝王的教训，想出的新法子。爱新觉罗氏是少数民族，入关前的“文化程度”，也就是个“小学”学历吧，对汉文化的了解也就是一部《三国演义》而已。不知道兄弟阋于墙宫廷杀戮五步

血流的汉家“文化”残杀的厉害。他们看到自己是“少数”，要对付庞大且是文化程度高的汉代民族，要统治这么大的国家，儿子们必须有能力、团结一致才能办到。前代帝王突出太子，把其余的儿子压下去，可以看做是“水落石出”的意味，清初立太子，却是一种“水涨船高”的路子。

据我观察，清室皇帝大致有两个共性：一、（孝敬）怕妈不怕老婆。二是都颇能干务实，昏庸无能的没有。第一条不去说它，第二条就是“水涨船高”的实效，儿子们从当皇子时就开始办差，在工作中历练，官场情弊，政务艰难，民间疾苦，甚至人情世故也都了如指掌——天赋学养，身体条件，政治环境都极优越，且是无需去锻炼写八股文应试，腾出大量时间做很务实、很宏观大局的事务。所以，只要不是智商有问题，或身体太弱，一个个皇子的实际素质都是相当了得的。这一条很像我们今日一些大亨，不但对子女施以最好的教育，同时在实践中让子女一步步提升能力，锻炼社会素质。

但就皇子而言，他们离最高权力太近了，抬手就能摸到。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位女神叫墨杜萨，她长得极丑，头发都是蛇。人们不能看她，一旦看到了她，就会变成石头人，永远也回不过头来。无论“水落石出”还是“水涨船高”，这些金枝玉叶都看到了中国的墨杜萨——权力，他们成了石头人再也回不过头来了。

佛家理论“色”可以成“空”。

道家学说“实”可以化“虚”。

基督的话，那一本《圣经》上它不论理。只是一句又一句地传达“神的指示”。

儒家讲仁，讲忠恕，讲孝悌，讲礼义，把皇权捧到极致，带来的后果，是道德标准与实施道德的行为的不一致，是温情脉脉的虚伪。

很快的，清代帝王便尝到了这个又硬又苦又涩的果子。

倘作一下比较，是颇有意味的。清初多尔袞掌天下多年，主少国弱之时，他若想当皇帝，可以说只是一句话的事。但他按《三国